

對在現今社會長大的青年人來說，學校教育毫無疑問是它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現今社會的特點是青年時期（ADOLESCENCE）和學校生活的延長。

如果我們問學校教育是什麼東西呢，相信每一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為什麼上學校唸書？學生可能會說是為了學習知識，「現實」的學生說為了將來「搵食」。「傳統」的家長可能說是為了「讀書明理」。「現代」的家長說這是「出人頭地」的途徑。政府說學校教育培養「良好的公民」，企業家說為了培養對經濟發展有幫助的人材。「進步」的教育家說為了發展兒童和青年人的智力，性格和潛力，老師說為了德、智、體……etc. etc.

毫無疑問，科學地理解學校教育並作出適當的批判，在今天的社會是重要的。六〇年代西方的學運和「教育危機」使人們強烈地「見到」學校在現今的重要性。但是，要對學校教育作出科學的分析和批判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對我們來說，學校教育實在是「太熟識」的東西。我們的意見是：人們在日常生活範疇裡對學校教育是什麼這問題所提供的「答案」都不是答案。嚴謹地說，它們都不是科學的答案，它們是日常生活的「答案」，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們的真確性，而在於它們的社會功能。它們是ALTHUSSER所說的意識型態的意識：「我們可以說作爲一個代表（事物）的系統，意識形態和科學的分別在於它的實際社會功能（PRACTICAL-SOCIAL FUNCTION）比它的理論功能重要（理論功能即知識）」①。正正由於學校教育對我們來說是一樣熟識的東西，我們要理解它就變得更困難了，因為我們都無可避免地接受了一些關於學校教育的意識型態「知識」，正如ALTHUSSER所說的一樣：我們生活在意識形態當中，我們倚賴意識型態生活，我們在「不意識」的情況下意識型態地生活（大意如此）②

科學的知識和批判必然建立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批判，因為在日常生活經驗裏所歸納出來的「知識」是意識型態。這就是為什麼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祇是精細的意識型態吧，雖然我們可能引起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反對，但是我們仍然要指出：「開明」的教育和「保守」的教育都是意識型態的東西。更明確地說，它們都是服從統治意識型態的東西。同樣，道德主義的批判也是無補於事的，因為它們亦是源於社會的意識型態。

要科學地理解和批判學校教育，我們必須把分析提升到理論的層次。我們不要問：學校教育對人們做了些什麼呢？（或者說，這個問題不是分析的起點，它祇能在科學分析的暫時終點裏獲得解答），我們要問的問

題是：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是什麼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又須先理解社會整體本身。對社會整體的理解是否正確，決定了我們對學校教育的理解是否正確。

在這裡，我們希望透過介紹ALTHUSSER的理論，展開對「學校教育」的科學討論。③但要這樣做的話，我們又須把學校教育這個從經驗主義中歸納出來的問題擱置一會兒，以便科學分析能夠開始。

問題的起點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特定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如果這個社會的生產模式要持續下去的話，一些條件必然要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問題的中心是一種特定的生產模式的再生產的條件，生產模式包括三個組成部份：經濟基礎，政治式法律結構，及意識型態結構。要不斷的再生產兩樣東西：①生產力；②現有的生產關係，這理論是適用於任何生產模式的，我們在這裡祇會討論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我們都知道，生產必然同時爲再生產製造條件。換句話說，生產同時必然再生產生產資料。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生產同時包括了資本性的貨品的生產——機器，原料 etc., etc.，當然，另一個環節是勞動的再生產，也就是說，人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是怎樣實現的呢？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裡，勞動力通過工資得以再生產，勞動者必須被發給工資，才能養兒育女，爲社會不斷

的再生產勞動力。

但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單是一個生物繁殖的過程。被再產出來的勞動力必須能做各樣工作，從簡單的到複雜的。換句話說，勞動力必須附帶各類「技能」，根據特定的社會技能分工，做各類工作的勞動者必須擁有不同的「能力」。

從這個觀點來看，學校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工具。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是再生產單位之外再生產勞動力。生產的社會科技分工亦同時「表現在」學校教育的「分工」。在小學裡，我們學習「讀書」、寫字、計算；完成小學教育後加入生產行列的青年人祇能到工廠當「非技術性工人」，完成中學的有比較好的語言運用和計算能力，或許可以做個白領工人吧。大學畢業的可以做個中級官僚或管理人員，工程師、律師等等，研究院畢業的可以做高層的管理或科技專家。

這一切都是不難理解吧，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學生在學校學習的不單是生產需要的「技能」，它們同時學習了特定生產關係所需要的意識型態：道德、行爲標準，公民責任、正義……等等。『……勞動力所再生產不單止需要它的技能的再生產，而且同時是它對現有秩序的規則的服從的再生產，也就是說，工人對統治意識型態的服從的再生產和剝削及壓迫的代理人正確地運用統治意識型態的再生產，以便它們社會在「語

我們的分析帶出一個問題：  
意識型態就生產關係或至經濟基礎的再生產的作用。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說，這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問題。我們已經指出：上層建築即政治法律結構和意識型態結構。Althusser的分析是：政治法律結構主要是通過暴力鎮壓來維持現存的生產關係（警察軍隊、法律、etc.），他稱這結構爲「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意識型態結構是通過意識型態來再生產生產關係的





## 理論與生活

學校教育

意識形態

再生產

言的層面」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服務。」④換句話說，勞動力的再生產亦是實現在意識型態當中。（例子：一個小學畢業的工人認為管理他的大學畢業工程師的薪水比他的多五倍是合理的，雖然他一定對自己的工資不滿。）

我們的分析帶出一個問題：意識型態對生產關係或至經濟基礎的再生產的作用。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說，這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問題。我們已經指出：上層建築即政治法律結構和意識型態結構。ALTHUSSER 的分析是：政治法律結構主要是通過暴力鎮壓來維持現存的生產關係（警察、軍隊、法律，etc.），他稱這結構為「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意識型態結構是通過意識型態來再生產生產關係的，他稱之為「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ALTHUSSER 認為：教育機構是現今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正如教會是前資本主義歐洲社會最重要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我想「鎮壓性的國家機器」的重要作用和作用是比較明顯的。我們將集中討論「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

ALTHUSSER 認為「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是通過意識型態來再生產生產關係的。這是什麼意思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答兩個問題：①什麼是意識型態呢？②意識型態是怎樣發揮它的效力呢？

意識型態是什麼呢？ALTHUSSER 的定義是：意識型態是個人與它們的真實存在情況的幻想關係的「表現」（REPRESENTATION）意識型態並不「反映」個人的存在現實，甚至不是個人們的存在現實的「歪曲反映」。他認為這樣的思考問題，使我們避免把意識型態簡單地看待為「統治階級的陰謀」。問題應該是：為什麼這些「表現」必須是幻想性質（IMAGINARY）的呢？我們暫且不討論這個問題。另一方面，ALTHUSSER 指出：意識型態的存在不是「思想性」的或「精神性」的。意識型態是物質性的（MATERIAL）：正如「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實現特定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永遠是存在於特定的機器裡面，也就是說，在特定的實踐裡的，ALTHUSSER 的例子：一個「個人」（INDIVIDUAL）相信上帝，他相信他信上帝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意識的「主體」（SUBJECT），而他的意識肯定上帝存在。ALTHUSSER 引用 PASCAL 話來分析意識型態：「史丹」跪下，在祈禱中轉動你的咀唇，你將會相信。」換言之：意識型態是實踐裡的行動，一些被儀式所規範的實踐，它永遠是存在於特定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的。個別主體與上帝的關係是一個幻想的關係，真實的關係是：意識型態機器中介物質性的儀式，物質性的儀式規範著，實踐和行動，「信上帝」這信仰是上列過程的結果，也就是說，意識型態不是人們意識到的，它是強加於人的結構。

那麼，為什麼意識型態所代表的關係是幻想的關係呢？ALTHUSSER 認為主體（SUBJECT）是構定意識型態的「範疇」（CATEGORY）：意識型態是通過主體及其作用而實現的；「主體」是構成所有意識型態的範疇，因為意識型態同時把具體的個人（CONCRETE INDIVIDUAL）介定為主體。我們已經指出，人們是生活在意識型態中的，也就是說，我們時常已經是個別的主體（我和你和他或她都是主體，是自由的，道德的etc.，因此：我是有意識的主體，我「自由地」信上帝！我是有意識的工人，我「自由地」通過等價交換和僱主交易，以勞動力交換工資et etc.）ALTHUSSER 的結論是：「……個人介定為一個（自由的）主體（SUBJECT）以便他將會自由地服從主體（SUBJECT：上帝，公正，法律etc.）的戒條也就是說，他將會（自由地）接受他自己的服從……這就是

為什麼「它們是自己實現的」。』⑤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學校教育是什麼這個問題。學校教育是生產資料之一的勞動力的再生產；它同時通過意識型態再生產生產關係，也就是說把「個人們」變成服從統治意識型態的主體，使一切都能夠「自然地發生作用」。當然，就生產條件的再生產來說，學校教育祇是過程中的一部份，當學生離開學校投入生產行列的時候，這個過程才算是「實現了」。

我們還要指出：特定的統治意識型態是源於特定的階級關係的，它是通過在「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之內或之外的階級鬥爭實現的。（因此分析必須包括經濟基礎、法律，「壓性的國家機器」etc.，）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臨通過對「學校」、「教育」或「學校教育」來理解學校教育。（這是任何形式的經驗主義的謬誤。）這亦是為什麼「教育理論」（「開明的」、「保守的」etc.，）或道德批判對科學分析是無補於事的。

ALTHUSSER 的理論無疑替上層建築分析提供了科學的概念和假設，但是，他的分析還是停留在十分抽象的層面（抽象分析當然是好事）。我的意思是：他的分析缺乏具體分析（不是經驗主義的分析）。教育機構作為上層建築一部份的在生產條件的再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重要的發展呢？六〇年代的學運和「教育危機」表達了什麼呢？科學在生產中的作用是否有質的轉變呢？另一方面，教育機構在意識型態方面的作用和其它「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比較起來是有多重要呢？它們之間的客觀關係是怎樣的呢？（ALTHUSSER 認為教育機構是最重要的。）這篇文章無疑祇是一個開始，希望能引起其它關心這些問題的朋友加入討論。

註釋

① LOUIS ALTHUSSER, "MARXISM AND HUMANISM" IN FOR MARX PENGUIN 1966, 頁231

② 同上頁 233

③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④ 同上頁 132

⑤ 同上頁 182

史丹